

廣電新聞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之分析取徑初探

摘要

本文透過文獻檢閱，嘗試提出廣電媒體訪問之個人經驗故事分析取徑。本文選擇 Labov 的口語敘事分析架構作為理論基礎，建議納入言談互動與多媒材考量。首先，針對廣電媒體訪問，本文認為可透過對話分析強調當事人觀點，以及對言談互動的敏感度，彌補 Labov 分析架構難以清楚劃分各項敘事元素，以及在研究口語互動情境上的不足。其次，由於廣電媒體訪問本身便是多媒材活動，本文認為研究者可同時分析訪問雙方之語言使用、目光、肢體動作、畫面文字及影像等多媒材，探究訪問雙方如何共同建構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故事元素，以及描繪故事之時空面向與未來性。

關鍵字：口語敘事分析、多媒材分析、個人經驗故事、廣電訪問、對話分析

廣電新聞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之分析架構初探

壹、 問題緣起

Pink (查修傑譯, 2006) 在《未來在等待的人才》一書中明指「說故事」是未來人們必備的重要能力, 而這不只因「故事比較容易記憶」(頁 118), 更因它是「主導我們的思想方式」(頁 119)。其中, 個人經驗故事除了分享個人經驗, 也因其有親身參與、親眼所見等認識論上的保證, 故常被用來當成證據, 支持敘說者的論點 (Schiffrin, 1990; Thornborrow, 2001; van Dijk, 1993)。van Dijk (1993) 研究含種族偏見的負面故事發現, 說故事者常將自己的個人經驗故事當成證據, 證明其偏見為事實。進而, 個人經驗故事不但能重新建構過去, 更能預先建構未來經驗 (Ochs, 1994, p.108), 指引人們當下與未來行動。

而在現今「訪問社會」(the Interview Society) (Atkinson & Silverman, 1997), 我們更常在各類機構問答互動中, 包含求職訪談、研究訪談、新聞訪談、廣電媒體訪問等, 被要求提供敘說個人經驗故事。在這些不同的訪談類型中, 個人經驗故事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在求職訪談中, 個人經驗故事乃為凸顯/了解求職者特質及其是否適任; 在研究訪談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私下訪談中, 個人經驗故事是研究者或記者的工作素材; 在廣電訪問中, 民眾的個人經驗故事不但保證其媒體發言的正當性, 也在辯論過程中, 將其立場合法化 (Thornborrow, 1997)、帶給閱聽人愉悅或沉浸的感受 (Eriksson, 2010; Scannell, 1988, 轉引自 Montgomery, 1991, p. 175), 或引發閱聽人的共鳴 (Schiffrin, 1990)。Thornborrow (2001) 甚至認為, 電視談話節目 (talk shows) 的特質之一便是將常人經驗「敘事化」。

從實務上來看, 在廣電媒體或新聞訪問談話中, 個人經驗故事佔有一席之地,

只可惜常被研究者忽略。以廣電新聞訪問來說，Montgomery (2010) 指出，現有研究多聚焦於政治訪談，卻輕忽占了新聞節目大半的其他訪談類型，如訪問連線記者、專家及受害者。特別是訪問受害者，Montgomery 強調，此類訪問提供個人經驗故事，讓受訪者的個人情感、經驗轉變為公眾意識的一部分。簡言之，傳播媒體呈現的個人經驗故事，不僅有娛樂功用，更有社會、政治或文化功能，對閱聽人造成影響 (van Dijk, 1993, p. 123-124)。而且，個人經驗故事一旦成為公開論述，便可能隨時為他人取用，作為其他故事的素材 (Thornborrow, 1997, p. 256)。這在數位時代中，影響更為深遠。

而且，訴說個人經驗故事雖然看起來是毫不起眼的基本能力，但如何透過訪問抽取、訴說及呈現個人經驗故事，卻是傳播人的核心能力，也是研究者應深化的研究議題。進一步，本文認為，將個人經驗故事放在訪問中研究，有其學術研究價值。首先，在訪談中，敘事絕非是敘說者的獨白，更非結構完整 (well structured) (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故 De Fina (2009) 建議從互動角度分析訪談的口語敘事，如此方能探析在不同訪談類型中，敘事、對話者角色及敘事類型如何浮現。其次，Hoffmann (2010) 強調，敘事不但源自語言媒材的認知特質，更需要透過其他媒材如聲音、手勢等，一起評估，才能解釋其意義。可惜的是，他認為目前對於如何分析多媒材成品尚未有完整的了解。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研究廣電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的敘說，一方面可豐富吾人對此種訪談類型的了解，同時深入相關能力。另一方面，廣電媒體訪問有公開播送、高互動及多媒材等特質，不但資料取得容易，也提供研究者將互動情境與多媒材分析納入個人經驗敘事研究之最佳機會。

有鑒於此，本文透過文獻檢閱，建立媒體訪問之多媒材敘事分析架構。本文選擇 Labov 與 Waletzky 於 1967 年提出 (後 Labov 於 1972 年修正) 的口語敘事

分析架構作為理論基礎，再納入言談互動與多媒材考量。理由有二：第一，Labov 與 Waletzky 於 1967 年提出（後 Labov 於 1972 年修正）的口語敘事分析架構，可謂是研究個人經驗故事的經典取徑（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 Hoffmann, 2010; Montgomery, 1991; Patterson, 2008; Romano, Porto & Molina, 2013）。此取徑以 Labov 為首，其源自社會語言學傳統，透過研究訪談蒐集口語敘事，再從這些自然語料（natural-language data）中抽繹出受訪者的日常敘事模式（Herman, 2001）。

第二，此架構為目前分析個人經驗敘說中，適用性較高的模型，運用極廣，包含傳統民間故事與心理諮商訪談（Labov, 1997）、各類型媒體談話（如 Eriksson, 2010; Montgomery, 2010; Thornborrow, 1997, 2001），以及網路文本（如 Arendholz, 2010; Eisenlauer & Hoffmann, 2010; Jucker, 2010; Porto & Belmonte, 2014）。而且，其特色之一為提出詳細的評價機制（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亦即如何道出故事「重點」，正符合媒體訪問所需。因為媒體談話須讓閱聽人覺得有重點或有趣，為了達此目的，傳播者通常會敘述意料之外、無法預期、不平常的事件或行動（van Dijk, 1993, p. 123-124）。此點正與 Labov 提出的故事「評價」元素不謀而合，可供我們研究媒體訪問中，訪問者如何引導受訪者道出故事重點，或是受訪者如何安排故事重點，吸引訪問者及閱聽人。

貳、 Labov 的敘事分析取徑

對 Labov（1997）來說，敘事是用來報導過去事件的語言技術之一，而個人經驗敘事（a 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就是對一連串（過去）事件的報導。而且，Labov 強調敘說之「經驗」必須是敘說者的親身經歷，而非只是旁觀者的訴說。因此，敘事就是透過與事件發生順序相符的連續子句，進入敘說者的自述之中。

Labov 與 Waletzky（1997）認為敘事研究的最小分析單位是子句（clause），

並將敘事定義為「至少包含一個時間連結的句組」(p. 21)。以下介紹 Labov 提出的口語敘事結構與評價機制，進而指出其受批評之處。

一、 敘事結構

Labov 與 Waletzky (1997) 強調敘事功能，認為整體敘事結構是受敘事功能所控 (p. 26)，即敘事功能影響敘事結構 (p. 30)。他們將敘事功能分為指涉 (referential function) 與評價 (evaluative function)。根據 Labov (1972)，完整的個人經驗口語敘事會包含以下元素，而每個元素各自回應不同問題，執行相異的敘事功能：

1. 摘要 (abstract)：說明故事概要，回答「關於何事 (What was this about?)」的問題。不過，秦微雲 (1999) 研究發現，台灣受訪者極少在敘事一開始作「摘要」，她認為這可能與研究訪談中，訪問者提問的問題已包含故事「摘要」，或與華人思考模式、文化有關。此外，秦微雲也指出，中文敘事中，「摘要」可能出現於背景之後，或補述於情節中。
2. 背景 (orientation)：建立故事場景，讓聽者知道故事相關者、地點、時間與行為情景 (behavioral situation)，回答關於「人、事、時、地為何 (Who, when, what, where?)」之問題。根據秦微雲 (1999) 的研究，這四要素在中文口語敘事中常依以下順序出現：時間、地點、人物與行為。不過，Labov 與 Waletzky (1997, p. 27) 提醒，並非所有敘事都包含這些要素，也不是所有故事背景都被用來說明「人、事、時、地」，執行指涉功能。他們指出，置換故事背景在敘事結構中的位置也能產生評價功能。
3. 情節 (complication or complicating action)：描述故事動作或事件，且必須由有先後次序的子句 (sequential clauses) 所組成 (Labov, 1997)，主要回答「然後發生何事 (Then what happened?)」此一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秦微雲

(1999) 與 Toolan (2001) 皆認為，除了事件行動以外，故事人物之言談也能構成整個敘事的主要「行動」，端視故事主題而定。

4. 評價 (evaluation)：敘說者於此點出敘事重點，即為何要說此故事，說明故事的價值，回答「那又如何？(So what?)」的問題。Labov 與 Waletzky (1997, p. 28) 強調，僅有「背景」、「情節」與「結果」不能算是一個完整敘事，因為這樣的故事只具備指涉功能——訴說發生何事，卻缺乏重點，難以為人理解。而且，若無重點（即評價），敘說者將無法安排情節高潮，難以區分「情節」與「結局」(p. 30)。不過，在中文口語敘事中，秦微雲 (1999) 發現「評價」較常出現於兩個事件之間，而非結局之前。秦微雲指出，華人偏向將評價鑲嵌在情節中，評論之前事件，且篇幅較短；或在結局之後進行評價，此時偏向用外部、宏觀視角看待整個事件，且篇幅較長。
5. 結局 (result or resolution)：即事件結束，要回答「最後發生何事 (What finally happened?)」之問題。而除了從文義，以及「評價」出現的位置來判斷「結局」，秦微雲 (1999) 發現論述標記 (discourse markers) 如「那」、「後來」、「結果呢」或停頓，也可用來區隔情節與結局。
6. 尾聲 (coda)：為故事作結，或指出故事對敘說者的影響，將故事「過去」的結局轉移至說故事的「現在」。

上述六項是完整敘事之要素，其中「摘要」與「尾聲」可有可無，但若論敘事之構成，則只有「情節」才是基本 (Labov, 1972, p. 370)。換言之，從 Labov 的角度來看，「情節」與「評價」是敘事不可或缺的兩個元素。而且，在敘事中，「評價」可放在任何位置 (Labov & Waletzky, 1997)。本計畫將 Labov 提出的敘事要素與功能製成表一。

表一：Labov 之敘事結構（敘事要素與功能）

摘要 (關於何事)	背景 (人、事、時、地)	情節 (發生何事)	結局 (最後發生何事)	尾聲 (從過去故事轉換為現在)
評價 (為何說此故事)				

註：灰框為敘事必備要素；虛線表示評價可滲透至任一要素，尤其在「情節」與「結果」之間更為重要

二、 敘事評價

敘事「評價」乃指故事必須要有值得一聽的價值。Labov (1972) 指出，如果事件過於一般，無法超出人們預期，那麼該事件就欠缺可報導性 (reportable)。他認為故事抑或要嚇人、奇特、瘋狂，或是要有娛樂性、有趣味、夠精彩，亦即須奇特 (strange)、不凡 (uncommon) 或不尋常 (unusual)，才值得被訴說 (p. 370-371)。雖然 Labov 的分析資料來自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訪談，請受訪者訴說自己面臨死亡威脅之經驗。面對這樣的敘事主題，Labov 認為大概不會有人問：「那又如何？」不過，「評價」卻是個人經驗敘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尤其在傳媒敘事中，此問題同樣是不得不問。

Labov (2001) 認為「評價」中至少要包含一個值得說的事件 (reportable event)，而「最值得說之事」便可滿足評價要素必須回答「那又如何？」的問題 (p. 5)，且通常會在「摘要」中被提及 (Labov, 1997)。有趣的是，Labov (2001) 發現敘說者鮮少在「情節」一開始提及最值得一說之事。那麼，敘說者要從哪裡開始說故事呢？Labov 表示，故事要從哪裡開始說，與可信度 (credibility) 有關。因為就敘說個人經驗來說，敘事的整體可信度起於聽者相信真有其事發生，然而，最值得說的事又必須是罕見 (uncommon)、無法預期

的 (unexpected), 比一般事件更令人無法置信。故此, Labov 指出, 敘說者有了解釋「最值得說之事」的動機, 得用之前的事件來解釋:「這(不可置信的)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如此不斷往前追溯, 直到敘說者不需要解釋為止, 我們姑且稱之為 X 事件。這 X 事件便成為提供聽者關於敘事的時、空、人、事之「背景」。

此外, 「評價」雖然有其在結構上的意涵, 但 Labov 與 Waletzky (1997, p. 32) 強調, 「評價」透漏敘說者之觀點與態度, 要定義「評價」必然涉及語意 (semantic)。Labov (1972) 曾提出四種評價型態:

1. 內部評價 (embedding of evaluation): 敘述者將評價鑲嵌在敘事中, 訴說自己在事件當下的感受, 方式有三: (1) 引述自己當時的評論, 如:「我真是太高興了」; (2) 引述當時自己的話, 彷彿在跟另一人說, 如:「我跟他說:『我真是太高興了』」; (3) 引進第三者對故事主角(即敘說者)行動之評述, 如:「老師說:『你真是太高興了』。」此法因為引述中立第三者之語, 故戲劇效果較強。
2. 外部評價 (external evaluation): 敘說者停止說故事後直接道出重點, 例如:「它真是最滑稽的話。」秦微雲 (1999) 發現中文敘說者會將人稱名詞從「我」轉成指向聽者的「你」, 而且使用直接引述的比例高於間接引述。
3. 評價的行動 (evaluative action): 敘說者直接交代其行動, 而非言談內容, 例如「我笑個不停」。
4. 中止行動 (evaluation by suspension of the action): Labov 認為, 大部分的評價方式都有中止敘事行動的效果, 藉此暗示聽者注意重點, 讓隨後的「結局」更有力道。

進而，針對內部評價，Labov（1972）提出四種主要評價要素：

1. 強化（intensifiers）：強化某個事件，可使用（1）手勢姿態或聲音，如拉長音；（2）數量詞（quantifiers），是強化子句最常用的方式，例如「所有人都嚇破膽。」（3）重複（repetition），即在敘事中強化特定動作與中止行動，例如「我嚇壞了，嚇壞了。」此外，van Dijk（1993）也曾指出，某個情節或許看起來微不足道，但當敘說者「數度重複」該情節，便可見其方為故事重點。（4）習慣用語（ritual utterances），得靠文化知識方能理解，例如敘述打架情景時說道：「然後就是這樣了」，可被解讀為「然後接下來真正的動作就開始了。」（p. 380）
2. 比較（comparators）：將已經發生之事與未發生的各種可能性相比，可使用否定語、未來式、情態詞、祈使句、問題等。
3. 關聯（correlatives）：用一個句子連結兩個已經發生的事件，可使用進行式等。不過，秦微雲（1999，頁 29）提醒，「關聯」與英文句法相關，並不適用於中文句法。
4. 解釋（explicatives）：添加句子作解釋。此時敘說者可能停止說故事，描述聽者不熟悉的行動與事件，同時轉移聽者的注意力。

最後，Labov（1997）提出，獲得聽眾注意與興趣之良方為敘述客觀的事件，將可信度最大化。而要讓聽眾感同身受，最好的方式也是述說透過感官經驗得知的客觀事件，而非透過記憶、情感反應或心理感受而得之主觀事件。換言之，將個人故事的主觀經驗透過客觀的事件呈現，最能取信於人。

三、 受批評之處

Labov 的敘事分析雖運用甚廣，卻也面臨一些批評。本文僅針對與媒體訪問之個人經驗故事相關的部分提出討論，以建構分析架構。

首先，Labov 的論述分析架構遭致最大的批評，是其忽略敘說的互動情境(De Fina, 2009; Patterson, 2008; Schegloff, 2003)。如前所述，Labov 是透過研究訪談蒐集語料。在研究訪談中，Labov (1997) 自承訪問者扮演專注、興趣盎然的理想聽眾，所以受訪者雖是回應訪問者的提問，但受訪者的敘事卻像獨白一般，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去情境化」。

不過，深入來看，本文認為 Labov 的分析架構並非完全欠缺情境考量。舉例來說，「評價」——說明故事重點——就是敘說者考量聽者反應(聽者可能問道：「那又如何？」)而有的機制 (Toolan, 2001, p. 144)。而且，Labov 在 1997 年的文章中也指出，敘說者需要一個值得說的事件，正當化敘說者的發言角色，但所謂「值得說的事件」須視談話者年齡、經驗、文化模式，以及當下社會情境而定。本文認為，這等於直接肯定情境對敘事元素、結構與功能之影響。然而，不可否認的是，Labov 的分析架構對於談話參與者的敏感度還是不足，也未能納入互動分析 (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頗為可惜。

其次，雖然 Labov 與 Waletzky (1997, p. 30) 自承許多敘事之「評價」與「結局」無法劃分，亦即同一句子既可陳述事件結果，也可強調結果的重要。不過，他們還是未能解決研究者面臨的困難，一是無法清楚區隔敘事的個別元素，二是難以區別子句的指涉與評價功能 (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12; Patterson, 2008)。

其三，Labov 對敘事的定義侷限於「過去」事件，但 Goodwin (1990, p. 231) 認為敘說者不但訴說過去發生之事，也會建構未來的故事。Ochs (1994)

甚至主張「未來」是故事的發展要素之一。尤其個人經驗故事常跨出「過去」走向「未來」，預測之後可能會發生與故事有連貫的事件，並成為現下故事的「重點」(p. 107)。舉例來說，Patterson (2008) 研究病人跟心理醫生訴說創傷經驗故事，發現過去、現在、未來與假設的敘事 (hypothetical narratives) 相互交織，甚至包含敘事想像 (narrative imaginings)。Ochs 與 Taylor (1992) 分析家庭成員的餐桌故事，也發現其常指向現在及未來的事件、反應，將之當成過去事件的可能結果或後果。

本文認為，就傳媒訪問來說，個人經驗故事之「未來性」更顯重要。無論是記者與消息來源的訪談或廣電媒體訪問，許多時候訪問者目的都是探知受訪者的「未來行動」，例如訪問者問道：「你接下來打算怎麼做？」或透過受訪者的個人經驗，給予閱聽人「未來」建議，例如訪問者說：「你會給電視機前的觀眾甚麼建議？」Thornborrow (1997) 分析電視談話節目的故事敘說，也支持「故事也報導未來事件」此一觀點。

最後，Labov 過於強調敘事的「時間」面向，忽略組織故事的其他可能。Patterson (2008, p. 31) 批評 Labov 將敘事定義為「依時序重述過去發生之事」，忽視有些文化並非依時序敘事，而是以地點、角色層級，或與言者的關係組織故事。雖然就中文敘事來說，根據秦微雲 (1999)、邱妍嘉 (2005) 的研究，中文口語敘事主要依時序進行。不過，本文贊成 Herman (2001) 之主張，認為敘事要在人們心中成形，空間與時間因素同等重要。

本文建議參考 Herman 提出的「敘事域 (narrative domain)」概念。亦即，敘說者運用論述線索，讓聽者在心中建立一個與自己心中相同的時空區帶 (spatiotemporal zone)，內含故事世界中，物件之間的空間關係歷史。Herman 強調，在敘事中建立的空間參照 (spatial reference)，不但提供故事的背景描

述，更可解釋行動結構需要的資訊，是建立敘事域的核心要素。De Fina (2009) 也指出，空間是標示敘事開始、進程與結尾的重要資源，而且能為聽者完成「背景」說明。

參、 建議分析方向

本文認為分析廣電媒體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須納入言談互動情境與多媒材考量。理由有二，一是廣電媒體訪問主要由訪問雙方與閱聽人構成，並非敘說者獨白可完成；二是對閱聽人來說，廣電媒體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是多媒材組合的結果，包含口語、身體姿勢、目光、影像畫面及標題文字等。

一、 納入情境考量——訪問互動與角色分析

針對 Labov 提出的架構缺乏情境分析，以及敘事元素難以清楚區隔兩點不足之處，本文建議可向對話分析取徑借鏡。一來對話分析創始者 Sacks (1992) 關注「對話中的說故事 (storytelling in conversation)」，研究者將分析對象從敘事結構轉向說故事 (storytelling)，可補 Labov 分析架構之不足 (Goodwin, 1990, p. 235)。二來對話分析從對話者的局內人角度切入，研究者可藉由對話接收者的言談反應理解敘事元素意義，以及對話者如何共同建構敘事。

(一) 敘事浮現於言談互動中

Sacks (1992) 認為敘說者在口語對話中，不可能僅用一個發言番 (turn) 完成敘事，因此他將分析焦點置於談話參與者如何相互接續，共同完成敘事。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 (2012) 指出，從對話分析的角度看，許多敘事都是由談話者協力完成，而且故事開始與發展的方式也多有賴聽者反應 (p. 91)。因

此，是共同說故事者（co-tellers）與閱聽人一起形塑敘事之進程與結構（p. 92）。根據 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2012），對話分析研究者在敘事分析上，著重以下三方面：

第一，敘說者如何運用「故事引言（a story preface）」，要求聽者讓自己繼續發言，同時凸顯接下來的談話內容值得一聽。聽者若接受此要求，敘說者便可開始說故事。而且，故事引言又與故事的結束有關，因為聽者會以敘說者提供的故事引言作為判斷故事結尾的基準。亦即，若聽到敘說者說出故事引言裡提示的重點，即表示故事將要結束（Sacks, 1992）。從這個角度來看，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 認為 Sacks 提出的「故事引言」與 Labov 所說的「摘要」功能雷同（p. 87）。而這也可解釋為何 Labov（1997）認為，敘事「結局」若不能回應「摘要」，聽眾會以為敘事不完整。

第二，敘說者如何展現故事與之前談話的關係，提出說故事的適當性。Labov

（1997）借取 Sacks 的概念，重新定義「可報導性（reportability）」：

（1）如果在一個發言番中未能說完故事，便要將發言角色再次指派給敘說者；（2）如果在連串言談中未能完成敘事，則須採取一個言談行動讓聽者知道；（3）聽者能辨識敘事的完結；（4）要成為一個可被接受的社會行動，當再次將發言權交給敘說者時，敘事必須被聽者所接受。因此，Labov 認為只有十分熟悉閱聽人與社會情境之人，方能準確掌握「可報導性」。

第三，如何在第一個故事（first stories）之後緊接著說相關故事，成為銜接的第二個故事（second stories）。值得注意的是，Sacks（1992）並非從主題內容的連貫性看第一與第二故事的相似性，而是從「故事角色」來看，包

含：兩個故事有相同角色（例如皆是消費者向商店老闆買到劣質品）、兩個故事的敘說者在故事中扮演相同角色（例如同為消費者）、第二個故事敘說者的角色（例如商店老闆）同意或不同意第一個故事敘說者的角色（例如消費者）。

換言之，所有故事都是為聽眾設計（秦微雲，1999; De Fina, 2009），更深受文類影響（Montgomery, 1991）。以訪談為例，訪問者擁有「問問題」論述資源，可將之用於受訪者敘事的「摘要」或「引言」之後，鼓勵受訪者繼續說故事；或要求受訪者詳述某些面向，尤其是故事「背景」；或促使受訪者發展敘事（Holmes, 2003）。而受訪者回應訪問者的提問，也會確認自己所言符合訪問者的期待，包括哪些內容應該說、如何說，以及是否值得一說（De Fina, 2009, p. 246）。尤其在「研究訪談」中，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2012）指出，過去研究皆發現（研究）訪談資料中的敘事是伴隨著問題、評論、非流利的話語及停頓。一方面，訪問者請受訪者闡述或評價事件、角色，發展某部分的故事；另方面，受訪者對研究訪談所需十分敏感，只要知道訪問者目的，便試圖迎合。此外，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 也認為，受訪者敘說故事常會因訪問者的提問、打斷，而改變故事方向，例如被要求提供「背景」。以及，受訪者也會與訪問者商談經驗的意義。

此外，針對電視新聞訪談中的個人經驗故事，Montgomery（2010）運用 Labov 的敘事分析架構，研究倫敦爆炸案生還者敘事（survivor-witness narrative）。他強調受訪者的敘事都是在該訪談型態及訪問者設下的「情境」中產生。而且，由於此類訪談目標為幫助受訪者敘說事件細節，故訪問者的提問簡短，且經常圍繞在受訪者的個人觀點、想法或感受上，鮮少插話。

Thornborrow（2010）也指出，因為媒體訪問者的問題主要讓受訪者展現高度、含評價的情感（evaluative emotionality），所以鮮少追問，且容許受訪者整理思

緒，可以有較長的停頓。

進而，Montgomery (2010) 指出，由於廣電訪問者希望去除受訪者與觀眾之間的隔閡，重現受訪者經驗，讓觀眾感同身受，所以訪問者設計問題或許得照時間順序，重建現場「發生何事」，但卻更著重抽取個人經驗，告訴觀眾經驗此事之「感受為何」。而在此互動情境下，Montgomery 發現受訪者會先說明「背景」，指出事件發生前，日常生活的平凡無奇，同時凸顯當時自己對之後的爆炸毫無所悉。之後則簡短描述「情節」，然後將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評價」上，詳述當時包括自己在內的在場者反應，用重複的話語，描繪經驗感受，例如：「我想著：『我需要空氣，我需要空氣』」。最後故事「結局」為逃脫與救援，再以回到生活常態作為「尾聲」，強調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

當然，並非所有訪談都具有高互動性。例如 Romano, Porto 與 Molina (2013) 分析西班牙廣播 call-in 節目發現，當聽眾談論含強烈情感的故事時，主持人很少給予口語回應，也幾乎不打斷說故事的聽眾。因此，他們認為此個案產製之敘事乃介於聽眾獨白與「主持人—聽眾」的互動文本之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敘事依然是在談話參與者之言談互動「情境」下產生，是主持人/訪問者以其言談行動——少回應、不打斷——型塑敘事形式結構、功能與內容。也因此，訪問雙方，甚至到場與不在場的閱聽人，他們在敘事中的談話角色也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二) 敘事由不同談話角色協力而成

De Fina 與 Georgakopoulou (2012, p. 48) 認為從對話分析角度研究敘事，需要關注說故事的角色 (telling roles) 多樣性，因為敘事結構是在談話參與者的言談行動中浮現，受談話參與者言談行動與反應的影響。首先，我們可參考

Ochs 與 Taylor (1992) 之研究。他們分析父母與子女一起進餐時說的 100 個敘事，發現以下六種不互斥的參與者角色：

1. 故事主角 (protagonist)，即敘事中的主要角色，大部分是子女。
2. 引發者 (elicitor)，即引發敘事的共同敘說者 (co-narrator)。此角色可有可無，因為沒有引發者，家庭成員也能直接說故事。而大部分家庭敘事都是直接開始，無須引發者，除了作為「故事主角」的子女以外。
3. 初始說故事者 (initial teller)，即對敘事事件的第一個陳述命題發言者，多由父母擔任。
4. 指出問題者 (problematizer)，即對故事主角之行動、情況、想法或感覺提出評論者。父親主要擔任此角色。
5. 被質問者 (problematizee)，即其提出的行動、情況、想法或感覺被認為有問題，或有可能的問題者。父親較少成為被質問者。
6. 主要接收者 (primary recipient/addressee)，即敘事的主要接收者，通常是父或母，而非作為故事主角的子女。

之後，Thornborrow (2001) 研究電視談話節目。她參考 Ochs 與 Taylor 的分類，並增加「將故事戲劇化者 (dramatizer)」，凸顯主持人將敘事轉換為表演 (performance) 的敘事功能。Thornborrow 強調，節目主持人雖然已知受訪者的故事，但要確保這些故事能傳達給其主要接收者——現場與不在現場的觀眾。她發現主持人可以是「主要接收者」；或「故事介紹者 (story introducer)」、「引發者」，為受訪來賓開啟敘事空間；或「共同敘說者」，與來賓一起說故事；或成為「指出問題者」與「將故事戲劇化者」。甚至，在故事結局中，主持人還會成為敘說者，甚至採取「故事主角」角色，評價、質疑來賓，將故事戲劇化。而且，Thornborrow (1997, p. 258) 曾指出，由於敘事含有「評價」，故在媒體談話中，敘說者不但能用故事建構自己的定位，也讓其他談

話者能以相左的觀點回應。

此外，Eriksson (2010) 分析名人談話節目中，受訪政治人物的個人經驗故事，又參考上述文獻將參與者角色劃分為六類：故事主角、引發者、初始說故事者、指出問題者、將故事戲劇化者、主要接收者。首先，他發現在引發故事的階段，主持人會做「故事引言」，且經常當「引發者」，詢問受訪者的個人經驗，讓受訪政治人物成為「初始說故事者」。若受訪者未能將故事說出，主持人便同時扮演「引發者」與「初始說故事者」，作故事「摘要」，提示或框限受訪者接下來的故事。而且，主持人有時也與受訪者一起說故事，提供敘事「背景」，或如 Thornborrow (1997) 所說，促使受訪來賓提供背景資訊與評價。

其次，在闡述故事階段，Eriksson 發現主持人為推進敘事，讓受訪者道出重點，主要扮演「主要接收者」角色，使用如「嗯」的接收語，或要求受訪者提供更多細節；抑或扮演「指出問題者」，用行動點出可能的問題。最後，主持人作為「將故事戲劇化者 (dramatizer)」，要將政治人物的個人經驗敘事形塑成一場表演，即運用故事裡潛藏的「梗」，製造出乎意料、好笑的評論或問題，引發現場觀眾的反應。

從上可見，敘事是由不同談話角色共同協力而成。而且，「主要接收者」即使不在現場，依然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這現象在廣電媒體談話中尤為明顯。例如過去對話分析研究已指出，廣電新聞訪問是以不在場的閱聽人作為主要接收者，故訪問者會作獨白似的開場、整理受訪者的答案，以及避免使用「嗯」、「喔」等「襯托型反饋形式」言談等 (江靜之，2005)。進而，根據本文觀察，廣電新聞訪問者也會為閱聽人，引導受訪者訴說「未來」故事，包含未來行動、計畫或可能影響等。Goodwin (1986) 也提醒，敘說者並非總是面對同質的閱聽人，應將故事接收者依故事相關性做不同方式的區隔。他更指出，

閱聽人的多樣性對敘說者有著深刻影響，例如當某些談話參與者扮演「主要接收者」，敘說者會將其目光（gaze）與注意力放在這些人身上。這也牽涉接下來要談的媒材使用問題。

二、 納入媒材考量——訪問之多媒材分析

以不同媒材呈現個人經驗故事會對敘事產生影響。Johnstone（2001, p. 643）檢閱過去文獻指出，使用口說或書寫語言會影響個人經驗故事「說什麼」及「如何說」。對此，雖然 Labov 未多加著墨，但他的作品已點出一二。首先，Labov（1997）提及，與文學（書寫）敘事不同，在個人經驗的口語敘事中，由於事件都是透過敘說者的眼睛被看見，所以敘說者是以自己的觀點來說故事。亦即，口語敘說者是依當時自己所知來組織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因此此類敘事中不會出現倒敘法（flashbacks）。其次，雖然 Labov 主要從語言層面分析敘事，但其語料來自面對面訪談，非語言媒材在口語敘事中的功能無法被忽視。這可從 Labov（1972）提出「強化」評價可使用手勢姿態或聲音看出。

Labov 已提供許多從語言（媒材）層面探析敘事元素與結構之法，不過，Toolan（2001）認為還可納入 Wolfson 於 1982 年提出的主張，為敘事分析增添「戲劇化演出」（dramatized re-enactments）的成分。亦即敘說者將故事作「演出」，有七種方式：使用直接引述、重複、使用音效、表情豐富的聲音、動作與手勢（gesture）、旁白，以及用現在式敘述過去事件（Wolfson 稱之為 conversational historic present）。Toolan 指出，僅有後兩項未被包含於 Labov 的評價要素內。

從上可知，除了語言，敘說者還可用其他媒材如手勢等視覺媒材敘事。Ryan（2006）曾提及語言、視覺與聽覺三種媒材，在敘事上容易與不易做到之

事：(1) 語言媒材（包含書寫與口語）以時間為導向，能輕易說明因果關係、變化、提出命題與進行評價等，但較難表現空間關係，更無法展示樣貌，表達連續過程；(2) 視覺媒材（如圖/影像）以空間為導向，能輕易展示樣貌、描繪故事世界的地圖，讓觀者沉浸於空間之中，卻無法提出確切的命題、可能性、對話，或做評斷；(3) 聲音媒材（如音樂）能捕捉時間的流動、暗示敘事起承轉合之結構，並製造懸念與激發情感，卻無法表現思想、因果、對話，更無法講述特定的具體故事。

以口語來說，其同時擁有語言與聲音媒材，而後者常是敘說者表達自己觀點或態度的重要方法。Romano, Porto 與 Molina (2013) 指出，敘事「評價」不但隱含於評論或語言之中，更出現於各種不同的語用標記（pragmatic markers）裡，例如音調與聲量的改變、音節或單字的拉長、停頓、深呼吸、笑聲與嘆息聲等。

除了口語，肢體動作也是敘說者進行面對面敘事的重要（視覺）媒材。雖然 Labov 在敘事「評價」要素中也有提及，但他主要還是以時序界定敘事，以「子句」為分析單位，將研究重點置於語言媒材。而由於語言媒材不易表述空間概念，故本文建議分析架構納入視覺媒材分析，可深入探析敘事之空間面向，彌補 Labov 敘事定義之不足。

Cassell 與 McNeill (1991) 便認為肢體動作不只是補充言談之意義與功能，而是與口語媒材一起，共同架構敘事。例如秦微雲 (1999, p. 94) 發現，敘說者會以笑聲或攤開雙手表示故事已經「結尾」。Cassell 與 McNeill 則針對伴隨口語言談出現的手勢，提出四種與敘事有關的手勢類型：

1. 圖解式 (iconics)：此類手勢與言談的文意有密切關係，主要展現口語提及

之具體物件或事件。從敘說者圖解式手勢的形式與空間，可看出其以誰的聲音（voice）進行敘說。如前述，敘說者可透過整個身體姿勢「演出」某個角色；或敘說者只用手部動作展現該角色，顯示其採用觀察者/敘說者的聲音。

2. 譬喻式（metaphorics）：此類手勢在於呈現口語提及的抽象想法，經常出現於言談以譬喻方式談論空間、外型與動作之時。例如口語述及：「這篇文章傳達欣喜之感」，將文章比喻成傳送欣喜感受的管道，但管道的比喻只會出現在手勢這非口語媒材中。
3. 拍擊式（beats）：此類手勢常隨著言談律動，例如手或手指前後、上下地輕彈。它雖最不明顯，卻是最能透漏敘說者建構敘事論述的姿勢之一。拍擊式手勢常出現於敘事重要之處，例如介紹新角色出場。
4. 抽象指向式（abstract pointing）：此類指示式手勢（deictic gestures）除了可指出敘事者周圍的物件，更能透過指向動作，象徵出現在敘事中的物事。它通常出現在新敘事事件與場景的一開始，建立新的焦點空間。

以求職訪談為例，Glenn 與 LeBaron（2011）研究指出，訪問者的目光注視（如低頭看求職者的履歷）、手勢（如指向文件上的文字）和口語談話，共同傳遞訪問者知道什麼、何時知道、其所知來自何處，以及他/她是誰。進而也說明了「問題的起源、答案的範圍及評估的理由等」（p. 16）。

此外，Porto 與 Belmonte（2014）運用 Labov 的敘事分析架構，探析線上數位故事如何透過影像，在網路的全球框架下，訴說本土的個人故事。影像也是廣電訪問用以敘事的重要媒材，故本文摘述 Porto 與 Belmonte 的相關研究發現如下：（1）影像可被單獨使用成為故事「摘要」與「尾聲」；（2）敘事者偏向在故事一開始，用一兩句較口語化的語言作故事「摘要」；（3）「背景」與「情節」是整體敘事中最聚焦於個人、本土的部分，因此多使用個人、具文化特色

的照片，強調某個特殊時空。敘事者偏向使用黑白照片表示過去，用彩色照片指涉現在。此外，大部分照片呈現的是故事角色的非口語化特質，例如膚色與種族、社會情境或貧窮等。而且，敘事者通常出現在照片的中心位置；(4) 由於研究者選取之敘事多是與「改變」有關的故事，所以敘事者多以語言述說「結局」——產生何改變，然後透過影像將「改變」視覺化；(5) 故事「尾聲」多呈現個人經驗照片，並以文字向他人提出警告或忠告，讓本土故事具有全球性，也讓「尾聲」充滿價值評判，甚至是未來取向的 (future-oriented)；(6) 透過視覺的豐富意義，影像能增加故事「評價」的重要性。他們運用 Labov 提出的強化、比較、關聯與解釋進行分析，發現：

- a. 以影像與音樂強化意義，吸引觀眾注意，尤其可利用符號（例如用心形框）與顏色(例如得到愛滋的血紅色)。
- b. 運用多種媒材的比較，例如用文字描述被霸凌的結果，對照彩色、明亮的兒童快樂的照片。
- c. 利用多種媒材的關聯比喻，強化故事意義。例如用陽台建築中的照片，搭配文字描述和平計畫，營造渴望花時間享受眼前景觀。
- d. 以媒材相互解釋，例如使用像通緝犯的照片，搭配文字表示得到自己不想要的注意，製造負面評價。

肆、 結語

有鑑於個人經驗故事經常出現於廣電訪問中，卻常被學術研究忽略，本文透過文獻檢閱，提出分析媒體訪問之個人經驗故事之初步架構。本文選擇 Labov 的口語敘事分析架構作為理論基礎，並建議透過廣電媒體訪問個案，納入言談互動與多媒材考量，豐富 Labov 提出之口語敘事分析架構。

針對 Labov 分析架構之敘事元素難以清楚區隔、互動情境敏感度不足，以及缺乏以未來為導向等缺點，本文建議向對話分析取鏡。從對話分析角度切入，研究者一可從談話參與者角度分辨敘事元素功能；二可探析敘事如何在言談互動中浮現，同時為閱聽人訴說過去、現在與未來故事；三可了解廣電訪問雙方如何在言談中建構彼此的敘事角色。

另一方面，有批評者認為 Labov 的敘事分析架構著重時間面向，忽略其他組織敘事的可能，例如空間，角色等。本文認為這主要導因於 Labov 的敘事分析聚焦於口語媒材，而語言原是以時間為導向的媒材。而且，即使是面對面的口語敘事，語言也非敘說者使用的唯一媒材，例如在 Labov 的分析架構中，肢體動作、口語聲音等也可表達敘事「評價」。因此，本文檢閱相關研究，整理圖/影像、肢體動作等的敘事功能，提供分析廣電訪問中個人經驗故事之多媒材敘說參考。

參考書目

- 江靜之 (2005)。《尋找理想的廣電新聞訪問者：論述角度之探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邱妍嘉 (2005)。《電視與廣播故事對兒童重述故事的敘事結構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查修傑譯 (2006)。《未來在等待的人才》。台北：大塊文化。(原書 D. H. Pink [2005] *A whole new mind: Mov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conceptual age.*)
- 秦微雲 (1999)。《中文口說故事敘述文之結構初探》。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Arendholz, J. (2010). "Need to put this out there (My Story)" Narratives in message boards. In C. R. Hoffman (Ed.), *Narrative revisited* (pp. 110-142).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Atkinson, P., & Silverman, D. (1997). Kundera's immortality: 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 *Qualitative Inquiry*, 3(3), 304-325.
- Cassell, J., & McNeill, D. (1991). Gesture and the poetics of prose. *Poetics Today*, 12(3), 375-404.
- De Fina, A. (2009). Narratives in interview—The case of accounts: For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to narrative genres. *Narrative Inquiry*, 19(2), 233-258.
- De Fina, A., & Georgakopoulou, A. (2012). *Analyzing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isenlauer, V., & Hoffmann, C. R. (2010). Once upon a blog... Storytelling in weblogs. In C. R. Hoffman (Ed.), *Narrative revisited* (pp. 79-108).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Eriksson, G. (2010). Politicians in celebrity talk show interviews: the narrativizat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Text & Talk*, 30(5), 529-551.
- Glenn, P., & LeBaron, C. (2011). Epistemic authority in employment interviews: glancing, pointing, touching.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5(1), 3-22.
- Goodwin, C. (1986). Audience diversi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xt*, 6(3), 283-316.
- Goodwin, M. H. (1990). *He-Said-She-Said: Talk as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black childr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D. (2001). Spatial reference in narrative domains. *Text*, 21(4), 515-541.
- Hoffmann, C. R. (2010). Introduction. *Narrative revisited: telling a story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In C. R. Hoffman (Ed.), *Narrative revisited* (pp. 1-18).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olmes, J. (2003). Narrative structure: some contrasts between Maori and Pakeha story-telling. In C. B. Paulston & G. R. Tucker (Eds.), *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p. 114-138). Malden, Mass. : Blackwell Publishing.
- Johnstone, B. (2001).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pp. 635-649). Oxford ;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Jucker, A. H. (2010). "Audacious, brilliant!! What a strike!" Live text commentaries on the Internet as real-time narratives. In C. R. Hoffman (Ed.), *Narrative revisited* (pp. 57-77).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Labov, W. (1997). Some future steps in narrativ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7(1-4)395-415.
- Labov, W., & Waletzky, J (199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Narrative & Life History*, 7(1-4), 3-38.
- Labov, W. (2001). *Uncovering the event structure of narrative*.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2001, Georgetow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取自 <http://www.ling.upenn.edu/~wlabov/uesn.pdf>
- Montgomery, M. (1991). Our tune: a study of a discourse genre. In P. Scannell (Ed.), *Broadcast talk* (pp. 138-177).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 Montgomery, M. (2010). Ritual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elevision news interview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4(2), 185-211.
- Ochs, E. (1994). Stories that step into the future. In D. Biber & E. Finegan (Ed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register* (pp. 106-135). New York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chs, E., & Taylor, C. (1992). Family narrative as political activity. *Discourse & Society*, 3(3), 301-340.
- Patterson, W. (2008). Narratives of events: Labovian narrative analysis and its limitations. In M. Andrews, C. Squire, & M. Tamboukou (Eds.), *Doing Narrative Research* (pp. 22-40).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Porto, M. D., & Belmonte, I. A. (2014). From local to global: visual strategies of glocalisation in digital storytelling.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9, 14-23.
- Romano, M., Porto, M. D., & Molina, C. (2013). The structure of emotion discourse: From Labovian to socio-cognitive models. *Text & Talk*, 33(1), 71-93.
- Ryan, M. L. (2006). *Avatars of Story*.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 II. Oxford, UK: Blackwell.

- Schegloff, E. A. (2003). "Narrative analysis" thirty years later. In C. B. Paulston & G. R. Tucker (Eds.), *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pp. 105-113). Malden, Mass. : Blackwell Publishing.
- Schiffrin, D. (1990). The management of a co-operative self during argument: the role of opinions and stories. In A. D. Grimshaw (E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pp. 241-259).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rnborrow, J. (1997). Having their say: the function of stories in talk-show discourse. *Text*, 17(2), 241-262.
- Thornborrow, J. (2001). "Has it ever happened to you?": Talk show stories as mediated performance. In A. Tolson (Ed.), *Television talk shows: Discourse, performance, spectacle* (pp. 117-13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Thornborrow, J. (2010). 'Going public': constructing the personal in a television news interview.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4(2), 105-123.
- Toolan, M. (2001). *Narrative: 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Dijk, T. A. (1993). Stories and racism. In D. K. Mumby (Ed.), *Narrative and social control: Critical perspectives* (pp. 121-142).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